



HAL
open science

教育现代性的思想家

Olivier Marty

► **To cite this version:**

| Olivier Marty. 教育现代性的思想家. Licence. France. 2021. <halshs-03772807>

HAL Id: halshs-03772807

<https://shs.hal.science/halshs-03772807v1>

Submitted on 8 Sep 2022

HAL is a multi-disciplinary open access archive for the deposit and dissemin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documents, whether they are published or not. The documents may come from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France or abroad, or from public or private research centers.

L'archive ouverte pluridisciplinaire **HAL**, est destinée au dépôt et à la diffusion de documents scientifiques de niveau recherche, publiés ou non, émanant des établissements d'enseignement et de recherche français ou étrangers, des laboratoires publics ou privés.



HAL Authorization

教育科学学士学位第一年制课程

教育科学入门课程

教育现代性的思想家

卢梭、孔多塞和涂尔干的道德和政治研究

奥利维尔·马蒂

教育和培训科学讲师

博士学位

讲述教育的历史就是展示过去，向听众提供。

2021-2022

Ce cours de première année à l'université présente les fondements philosophiques du système éducatif français (Europe), au travers de l'étude de trois auteurs modernes : Rousseau, Condorcet et Durkheim.

La version originale en français se trouve là : <https://halshs.archives-ouvertes.fr/halshs-03772028/document>. J'ai eu recours à un traducteur automatique (2022) pour cette édition en chinois, afin de présenter à un large public le modèle français.

Pour de plus amples informations, vous pouvez me contacter à oliviermarty@yahoo.fr.

该大学的第一年课程通过对三位现代作家的研究，展示了法国教育体系（欧洲）的哲学基础：卢梭、孔多塞和涂尔干。

法语原版可以在这里找到： <https://halshs.archives-ouvertes.fr/halshs-03772028/document>。我为这个中文版使用了自动翻译器（2022年），以便向广大观众展示法语模型。

有关更多信息，您可以通过oliviermarty@yahoo.fr与我联系。

This first-year course at the university presents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the French education system (Europe), through the study of three modern authors: Rousseau, Condorcet and Durkheim.

The original French version can be found here: <https://halshs.archives-ouvertes.fr/halshs-03772028/document>. I used an automatic translator (2022) for this edition in Chinese, in order to present the French model to a wide audience.

For more information, you can contact me at oliviermarty@yahoo.fr.

一般介绍	5
卢梭：埃米尔的理想教育	7
卢梭的生活和对埃米尔的影响	7
卢梭的工作	10
埃米尔的概念	12
卢梭的后代：孩子的知识和经验	18
孔多塞彻底改变了公共教育	19
Condorcet：生活和工作	20
公共教育的必要性和轮廓	22
儿童和成人教育	29
专业人员和科学家的培训	36
涂尔干及其对教育系统的反思	37
教育科学中的涂尔干新闻	38
涂尔干和哲学作为教育	40
公共教育世纪的道德教育	41
涂尔干卢梭读者：埃米尔的道德教育学	43
涂尔干和教育人类学	48
教育机构还是组织？	48
迈向教育组织的人类学	51
Bibliographie	56
Rousseau	56
Condorcet	57
Durkheim	60

一般介绍

通过思想史引入教育科学，思想史不是教育家的历史，而是教育哲学家的历史，并且仍然局限于现代性的历史，这提出了问题。我们对Jean-Jacques Rousseau、Nicolas de Condorcet和Émile Dürkheim等哲学家感兴趣，因为他们有广泛的工作，教育层面将成为当代教师的参考。我们将这些哲学家的每一部作品都视为他们时代教育智慧的综合，这些智慧本身可以进行研究，以了解将跟随他们的作者和从业者的参考文献。每次都是一项道德和政治研究，因为这些作者撰写教育，并将社会最好的方式传递给下一代，甚至为其适当的管理定义一个政治纲领。

他们在法国的现代性和本地化将使他们的当代影响力比圣奥古斯丁、科米纽斯、费内隆等古典哲学家更重要。Émile de Rousseau将作为现代思想家的支持点（例如，将达到J的经验理念。Dewey然后是Freinet和Oury作为当代教学项目部分教学方法的基础），并将作为启蒙运动的哲学家，影响构成法国国家的革命者。因此，正是Nicolas de Condorcet和他的五本公共教育回忆录将启蒙运动的理想转变为一个新的教育体系：共和制。一个世纪后，埃米尔·迪尔克海姆将对这个教育系统进行反思和历史活动，以将其与其他国家进行空间比较，并及时与之前的情况进行比较（法国的教学演变）。埃米尔·迪尔克海姆（Émile Dürkheim）还将是首批拥有该学科社会学方法的教育科学主席之一（当时是单数）。

被认为是哲学家（Rousseau, 1712-1778），从事政治的学者（Condorcet, 1743-1794），甚至作为科学教育方法的第一批支持者（Durkheim, 1858-1918），他们都在20世纪60年代法国教育科学制度化之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努力发展这些科学1968年在学科中确立的教育科学是基于这些基本作者的历史、经济、社会学、心理学、教育人类学等。

因此，我们看到了这些教育现代性思想家的重要性，因为他们是整个20世纪将发展起来的建筑的创始人，我们今天仍然生活在这些建筑中。教学计划、教学方法、作为行政部门的教育系统、标记教学职业的杰出教师是这些教育现代性思想家的直接继承人。

因此，我们将共同看到创始概念，如儿童知识的概念或卢梭的实验；孔多塞的学校及其教师制度；以及最后，涂尔干对教育和教学专业性质的反思。

我们的方法有其局限性，那些想在法国哲学中走上一条通往国民教育专业的更完整道路的人将能够依靠互补的文本和概念来思考教学。例如，哲学家阿兰在关于教育促进教学进步、终身学习、硕士-父母关系和硕士职业的评论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教育哲学家Olivier Reboul将他的思想带到了学习的乐趣和教育价值观中——他是当今最受认可的教育哲学家之一。最后，在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本身，伊夫·施瓦茨通过他的ergology工作科学，通过重新正常化到不断变化的学校环境和这种环境要求教师对自我的新用途等概念来思考教师职业。

但让我们让这些发展成为可能，并专注于我们选择的三位道德和政治思想家。为了研究它们，我们将浏览他们的文本，通过一个或多个选定的作品和摘录，让您发现某些主要概念；介绍他们写作的背景，标志着他们生产的历史和社会状况，甚至家庭和心理状况；最后通过影响（卢梭在Condorcet上）、交叉阅读和引文洞察

卢梭：埃米尔的理想教育

卢梭的生活和对埃米尔的影响

让-雅克·卢梭出生于瑞士，很早就流亡到法国，过着让他在欧洲大放异彩的生活。他是一位18世纪的人，开明的思想家，与蒙特斯基厄、伏尔泰和狄德罗一起是启蒙运动的四大哲学家之一。他的思想的特点是美洲的殖民状况、奴隶制以及他与女性的特殊关系。如果他在大量的通信中反对伏尔泰，就像在艺术——特别是戏剧——用于教育的地方一样，那么他仍然像他一样寻求对本世纪强者的保护，并且他在同样的背景下进行思考。这些是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思想，在他的思想中是萌芽，并将成为法国共和国的座右铭。在这些普遍思想的背后，我们发现解放奴隶，男女平等，也为了第三国的利益废除贵族和神职人员的特权：革命的新兄弟会将主要惠及发展中城市的资产阶级。卢梭对美洲的迷恋存在于善良野蛮人的神话中，这是对美国印第安人的理想化，他揭露了美国印第安人是全人类社会的基础，也是必须通过教育找到的良好道德的典范。

卢梭关于原始人的想法，一个与世隔绝并尽可能接近自然的个性，道德纯洁，尚未被社会腐蚀，尚未被现代科学采纳。他对孩子的概念完全不同。这是历史学家Philippe Ariès撰写的心态演变的一部分：卢梭抓住了孩子的特殊性，并逐渐从中世纪之前受孕的小成年人中脱颖而出。对卢梭来说，孩子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应该研究一下，以更好地教育他。州长或教育家不会与一个小成年人交谈，而是与另一个人，即孩子交谈，他必须在他的本性中得到保护和发展。

通过一个奇怪的逆转，当中世纪将孩子想象成一个小成年人时，让-皮埃尔·布蒂内等现代思想家谈论青春期，即成年人在不断学习中永远成长的概念，这使他更接近孩子。中世纪认为孩子是由成年人想到

的，同时代的人认为是成年人是孩子。卢梭正处于十字路口，他是最早将孩子视为不同存在并关注其特殊性的哲学家之一。因此，卢梭介绍了Émile：

“我们不知道童年：关于我们的误解，我们走得越多，我们就越迷路。最聪明的人致力于对男人来说重要的事情，而不考虑孩子能学到什么。在成为男人之前，他们总是寻找孩子身上的男人，而不考虑他是什么。（.....）所以从更好地学习你的学生开始；因为非常肯定你不认识他们；但是，如果你从这个角度阅读这本书，我认为它对你来说不是没用的。”（第6页）

他对孩子的概念得到了明确的肯定：“我们生来就有能力学习，但一无所知，一无所知”（第30页）。这个孩子是可以教育的。

每个孩子最终都必须沉浸在他或她的独特性中：这是“孩子的特殊天才，必须众所周知，才能知道哪种道德制度适合他。每个头脑都有自己的形式，根据这种形式，它需要被支配；对于护理的成功来说，重要的是由这种形式而不是另一种形式来管理。谨慎的人，长期监视自然，在告诉他第一个字之前仔细观察你的学生；首先，让他性格的萌芽完全自由地展示自己，不要以任何方式强迫他，以便更好地看到一切。”（第59页）

卢梭写了很多关于他自己经历的痛苦的童年的文章。逃离日内瓦市，在那里，他的母亲是贵族的儿子，但被工匠父亲强迫住在贫困的社区，工匠父亲注定他从事钟表匠的职业，他逃离并找到了保护者的避难所，并有一段时间过着宗教生活——他后来谴责了这种生活，特别是在埃米尔。然而，他既不是完全是孤儿，也不是完全自学成才的，他带有这两种条件的印记。他想写他自己想要接受梦想教育吗？

一个更常见的假设，也是经常针对卢梭的批评，是，他写了他本想给自己的孩子提供的理想教育。他和一个女人有几个孩子，并强迫她把他们的孩子留在收容所。卢梭抛弃了自己的孩子，写了一篇教育论文！然而，这篇论文，或者更确切地说，这本教育小说，是他所写的一切中最成功和最受认可的作品之一。

一些文学评论家毫不犹豫地将Jean-Jacques Rousseau的Émile与Fénélon的Voyage de Télémaque或Balzac的Le rouge et le noir一起将Jean-Jacques Rousseau的Émile与“形成小说”一起列为“形成小说”类型。这是对有问题的虚构角色学习的描述：英雄尚未完成，是通过作者讲述的事件完成的。改变世界的不是英雄，而是造就英雄的世界。卢梭本人扮演了这个虚构的角色，他写道：

“为了完成最有用的任务，（.....）以许多其他人为榜样，我不会把手放在工作上，而是放在笔上；与其做正确的事情，我会试着说出来。”（第21页），因此，他给了自己“一个想象中的学生”

然而，他的教育项目遇到了一个悖论：他在教育一般人和处于特定社会条件的特定人之间犹豫不决。这可能是与埃米尔的叙事小说模式相关的一个限制：他不会在导致他教育地方法官或工匠的社会职能的伟大现实主义和旨在塑造一个抽象和自然意义上的人的理想主义之间做出选择。

一方面：“在社会秩序中，所有地方都有标记，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而成长。如果一个为他的地方接受过培训的人从中脱颖而出，他不再适合做任何事情。教育只有在命运同意父母的职业时才有用；在任何其他情况下，它都对学生有害，即使只是因为它给他的偏见。”（第12页）

另一方面：“在自然秩序中，人都是平等的，他们共同的使命是人的状态；任何为他抚养良好的人都不能很好地填补与此有关的人。我的学生是否注定要剑、教堂、酒吧，我都无所谓。在父母的职业之

前，大自然召唤他进入人类生活。生活是我想教他的工作。当他从我手中走出来时，我同意，他既不是地方法官，也不是士兵，也不是牧师；他将首先是一个人：一个人必须拥有的一切，他会像任何人一样知道如何成为；无论有多少财富能让他改变自己的位置，他都将永远是自己的。”(第13页)

卢梭的工作

让-雅克·卢梭很想成为一名音乐家，他通过复制乐谱生活了很大一部分：这是他的工作。在法国学院组织的科学和艺术论文竞赛之后，他通过哲学作品获得了全国的认可，这些作品将纪念他的世纪，但直到今天，他还启发了读者。然后，他过着相对脱节的生活，有时以流亡为标志，就像他在《埃米尔》出版后所做的那样，通过《萨沃亚牧师的信仰职业》一章，《埃米尔》被视为对宗教机构的批评。

尽管有这段可耻的段落，但卢梭不是形而上学家或神学家。他的古典灵感来源（Plutarch、Montaigne）和他自己的著作一样，本质上是伦理、政治和道德的。他在《社会契约》中定义了一个理想的社会，并发现它起源于一个好野蛮人的神话，他迷恋着关于农民生活和新世界印第安人的梦想。

教育孩子，即使是虚构的，也等于找到这些初始条件来帮助他发展，从独自与自然接触的生活，通过经验来加强自己，到完整的道德教育，包括婚姻（在他的小说中：埃米尔和苏菲），形成性旅行和参与政治生活。然后，这种与自然教育的高潮是卢梭称赞的优点：

“对于我的学生，或者更确切地说，对于自然的学生来说，他很早就被修炼了，以尽可能地满足自己。他不习惯不断求助于他人，更不用说向他们传播他的伟大知识了。另一方面，他判断，他预见到，他对与他直接相关的所有事情都有理由。他不说话，他行动；他对世界上做了什么一无所知；但他非常

清楚如何做适合他的事情。由于他不断运动，他被迫观察许多事情，了解许多影响；他很早就获得了丰富的经验：他向大自然学习，而不是向人类学习”（第83页）

在这座城市的孩子们中，没有人比他更熟练，但他比任何人都强大。在年轻农民中，他在力量上与他们相提并论，并传递他们去解决。在童年触手可及的一切中，他判断，他推理，他预测得比所有人都好。是关于表演、跑步、跳跃、摇晃身体、清除群众、估计距离、发明游戏、赢得奖品吗？似乎大自然在他的指挥下，因为他很容易知道如何把一切都屈服于他的愿望。它是为了指导，治理他的平等：天赋，经验，取代法律和权威。给他他喜欢的衣服和名字，无论在哪里，他都会首先成为别人的领袖；他将永远感受到自己对他们的优越性；不想指挥，他将成为主人；不相信他服从，他们就会服从。”（p. 120）

卢梭邀请你逃离腐败的城市，尽可能靠近大自然生活和抚养你的孩子，因为，他说：

一切都来自事物的作者手中，一切都在人类手中堕落。（第8页）

卢梭批评信件和闲置的装饰品，发展虚构技巧的戏剧：他只想要简单而真实的感觉，原创的体验。因此，在日内瓦剧院的一场著名争议中，他反对《演员悖论》的作者狄德罗。与狄德罗不同，狄德罗将戏剧艺术视为共同生活和社会行动的教育，卢梭只对道德的堕落、懒惰和奢侈的景象感到遗憾，所有这些都对健康教育毫无用处——他们必须尊重真实情感，而不是学会欺骗他人。这种争议可以作为现代反思艺术，特别是戏剧在教育中的地位的基础。年幼的孩子应该学会掩饰和欺骗自己的真实感受吗？他在社交场合会更熟练吗？或者，相反，我们应该把它从这些技巧中保留出来，让它留在表达的真实性中吗？

现在，当我们阅读Émile时，让我们开发最现代的主要教育概念。

埃米尔的概念

从一开始就请注意，倡导情感真相的卢梭在他的教育论文中使用叙事小说。现实主义的程度对他来说是一个问题（教育到社会地位还是自然人？）以及该项目的可行性。他写道，他怀疑他的教育的应用，所以许多都是它所依赖的危害：

“因此，这种教育可以在瑞士可行，但在法国可行；这种教育可以在资产阶级中可行，在伟人中也可以实行这种教育。处决的易程度或多或少取决于一千种情况，除了在特定条件下将该方法特定应用于特定国家外，这些情况无法确定。”（第7页）

意识到自己的悖论，他还是提出了一本结构简单的书，由五本具有特定教育原则的年代顺序书组成：第一本书侧重于《自然时代：婴儿（婴儿）》，第二本是《自然时代：从2岁到12岁（puer）》的续集，第三本是《时代》自然基于感觉，甚至在上帝的想法之前）。最后，第五本书专门介绍《智慧和婚姻时代（20至25岁）》，他的州长（卢梭本人的虚构教育家）将埃米尔介绍给他未来的妻子苏菲。

在这部叙事小说中，卢梭将自己描绘成州长。它表明，这个职业不能得到报酬，因为它很重要：它必须是亲戚或朋友的教育职业。

“一个好州长 (...) 的品质不是卖人。有些工作如此高尚，以至于你不能为了钱而不值得去做；这就是战士的工作；这就是老师的工作。谁来抚养我的孩子？我已经告诉过你了，你自己。我不能。你不能吗？...所以交个朋友吧。”（第20页）

州长将孩子放在野外，并准备他的经历，以便他能够向自己学习。大自然是在园丁的比喻中发展起来的，园丁为他的年轻拍摄准备了地面，辅导他直立成长，并消除周围植被的所有危险。然后，埃米尔的年轻植物可以在中年健康生长并结出一次果实。我们在埃米尔的几个地方发现了花园的这个比喻：“我们通过文化塑造植物，通过教育塑造人”（第9页）；或者在埃米尔学习花园里财产概念的著名描述中。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对卢梭来说，大自然做得很好，是人破坏了他的工作。然后，给教育工作者带来压力的第一个制约因素是保护幼儿免受许多善意导师的错误。这是消极教育的原则，它保护，让童年具有原始的坦诚和纯洁。孩子会得到几句话，让他对事情有想法并自己采取行动，我们不会给他带来不必要的狂热或习惯。所有这些戒律或行为都会扭曲他，而不是让他直言不讳，必须避免：

“我们必须让孩子养成的唯一习惯是不要收留任何习惯；我们一只胳膊背着他多于另一只胳膊；我们不习惯一只手而不是另一只手，更频繁地使用它，想吃东西，睡觉，同时行动，不能黑夜或黑夜独处。从远处准备他的自由统治和力量的使用，给他的身体留下自然习惯，使他能够永远掌握自己的主人，并在所有事情上尽自己的意志，一旦他有的话。”（第32页）

因此，尽可能收紧孩子的词汇量。一个非常大的缺点是，他的语言多于想法，并且他知道如何说比他所能想到的更多的话。我认为，农民通常比城市人民思想更公平的原因之一是他们的字典不那么广泛。他们的想法很少，但他们比较得很好。”（第42页）

“我们的教学和迂腐的狂热总是教孩子们他们会更好地了解自己的东西，并忘记我们可以单独教他们什么。还有什么比我们费心教他们走路更愚蠢的吗，就好像我们见过一个人，由于护士的疏忽，他高个子就不能走路了？（临44）

因此，第一次教育必须是纯粹的负面教育。它不在于教导美德或真理，而在于保证邪恶的核心和错误的精神。如果你无能为力，什么都不让任何事情发生；如果你能把你健康健壮的学生带到12岁，而他无法区分他的右手和左手，从你的第一节课开始，他的理解之眼就会向理性敞开；没有偏见，没有习惯，他不会有任何可以阻止你护理效果的东西。很快，他就会成为你手中最聪明的人；从无所事事开始，你就会成为教育神童”（第59页）

无论孩子在哪个地方接受教育，只有当他得到保护时，他才会完全人性化，这是消极教育和保护性护理的对象。从镜子里看，积极的一面是教育的伟大原则是自由教育：对于卢梭来说，按照古代斯多葛派的路线，想要你能得到的东西，了解自己的极限并采取行动。你必须掌握你的激情，缓和你的欲望，这样它们就不会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施加任何暴政。因此，直到今天，在我们的共和国教育系统中，自由的概念一直具有如此强烈的共鸣，也是一个个人概念，即自我认识和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和愿望。卢梭写道：

你的自由，你的力量，只延伸到你的自然力量，而不是超越；其他一切都是奴隶制、幻觉、威望。
（第49页）

真正自由的人只想要他能做的，做他想做的事。这是我的基本格言。”（第49页）

他从古代马库斯·奥雷利乌斯和伊皮克特图斯的智者那里夺回了这种自由，将在与自然接触时学习。只有通过尝试事情，通过思考自己的错误，埃米尔才会发现自己的极限并学会掌握自己。必须惩罚的不是主人，而是大自然本身向埃米尔展示了它的错误。因此，卢梭解释说，谎言的不当行为将被很好地理解，不是因为州长会斥责埃米尔的小谎言，而是因为他会让他发现这个谎言的缺点：不再被相信，激起不信任等。因此，即使是道德教育也是通过经验和错误的游戏来学习的：真正的主人是感知自己的自然，而不是给出平淡概念的人或一本书。

“当所有进入人类理解的东西都是通过感官进入它时，人类的第一个原因是一个敏感的原因；正是它成为智力理性的基础：我们哲学的第一批大师是我们的脚，我们的手，我们的眼睛。用书籍代替这一切不是教我们理性，而是教我们使用别人的理性；而是教我们相信很多，永远不要知道任何事情。”（第88页）

州长对自然远非被动：他做好了准备，确保不会发生严重危险，预计Emile在任何时候的徘徊以及他将在那里发现什么。除了这种自然教育开发的感官和感官教育外，我们注意到卢梭的本性至少是人为的：它是由监督学习环境的州长安排和制造的。尽管州长用他的负面教育保护了埃米尔，但他在环境准备方面是积极和干预的。我们可以谈论一种间接教育，州长对自然采取行动，以便培训学生。

如果你不是孩子周围一切的主人，你就不会成为孩子的主人。（第60页）

让我们总是武装那个人，防止不可预见事故。让Emile在早上赤脚跑步，在任何季节，穿过房间，楼梯，在花园旁边；我远非隆隆作响，我会模仿他；只有我会小心地摊开玻璃。（p. 101）

埃米尔通过有准备和受控的体验学习的这种人为本性，直到今天将拥有巨大的财富：我们知道这种经验在塞莱斯坦·弗雷内特的小学对机构教育学有多重要；数字学习环境如何允许这种计算机设备的可塑性，供学生在那里学习；甚至在职业培训中，在

当然，卢梭描述的学习场景与这些现代现实相去甚远。他告诉我们几何学，以及接触粗糙自然的小生物的硬化：

只有通过走路、触摸、编号、测量尺寸，我们才能学会估计它们。（第104页）

对我来说，我不会假装教埃米尔几何，是他教我，我会寻找报告，他会找到它们；因为我会寻找它们，让他找到它们。例如，我不会用指南针画圆圈，而是在枢轴上旋转的电线末

端用尖端绘制圆圈。之后，当我想将光线相互比较时，埃米尔会取笑我，他会让我明白，同一个总是伸展的儿子不可能画出不均匀的距离。” (p.106)

在任何时候，卢梭都提醒我们，行动胜过一堂课，我们绝不能用符号代替事情：埃米尔必须积极实验，而不必担心健谈的大师的话。

我从不厌其烦地重复它：将年轻人的所有教训付诸行动，而不是在演讲中；让他们不要在书本中学到任何经验可以教给他们的东西。（第40页）

卢梭，如果他保护孩子免受社会的偏离，他会毫不犹豫地给他带来困难，让他与自然接触：如果痛苦是由事件和事物而不是男人造成的，那么痛苦对他来说是一种教育美德。这种自然惩罚的理想化，加上对人类补救措施的不信任，导致他批评城市的软弱以及医学的无用：

看看大自然，沿着它为你追踪的道路走。她不断锻炼孩子；她通过各种试验来强化他们的气质；她很早就教他们什么是疼痛和痛苦。”（第18页）

“医学唯一有用的部分是卫生；然而，卫生与其说是一门科学，不如说是一种美德。节制和工作是人类两个真正的医生：工作可以提高他的食欲，节制可以防止他滥用它。”（第25页）

这一立场可以被认为是卢梭主义思想的过度。这触及了哲学家的界限，他出生时就是一个城市居民，流亡在乡间别墅里，并将农民生活理想化。他想要充分利用城市和农村，有时以第一批道德的纯洁性的名义挑战文明。

然而，在不完全拒绝艺术（如戏剧）和人工补救措施（医学）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从卢梭主义项目中保留教育工作者、受过教育者和环境之间的三合会。我们将阅读关于州长和埃米尔之间联系的漂亮页面，赞扬以谦虚为标志的教育关系：

我已经犯过的另一个错误，但永远不会从小精灵中冒出来，那就是总是影响精湛的尊严，并希望在他的门徒心中成为完美的人。（第112页）

州长是准备和监测自然的人，他向大自然介绍他的教育技巧，然后仔细观察他的学生行为，并像他的朋友一样帮助他摆脱困境。他不惩罚，而是让大自然这样做，他仔细观察孩子的心理，他自己的天才，朝着自己的方向前进。它激发了人们对这个或那个主题的好奇心，解除了通过谦虚回答问题来学习的年轻人的抑制。

这项工作以州长的意愿结束，这似乎不合时宜：即使在职业、旅行甚至婚姻方面，他也想控制他的学生。老师对学生的无所不在，他的全能现在似乎与当代教育项目交错，无论是学校还是育儿。因此，我们将很快进入这些要点，指出，与John Locke对他的学生不

同，卢梭想要一个简单的职业，而不是奢侈品：它首先必须有用。因此，埃米尔将成为一名工匠，远离书籍和措辞。

总而言之，我最喜欢的符合我学生口味的工作是木匠的工作。它干净，有用，可以在房子里锻炼；它有足够的悬念身体；它在工人的地址中要求。”（第115页，L2页）

年轻人埃米尔将旅行。不是为了找到他之前形成的想法，而是为了发现新的知识并继续学习。旅行不是为了强化先入为主的观念，而是完全有利于准备吸收分歧的开放心态：埃米尔通过他的教育，将成为为数不多的旅行真正有利可图的人之一。因为旅行者总是把自己的人放在行李里，把他揉到大世界。

“旅行的有用性得到了认可，它会表明它们适合每个人吗？就这么多；相反，它们只适合极少数人；它们只适合足够坚定的人，在不被诱惑的情况下倾听错误的教训，并在不被带走的情况下看到邪恶的榜样。旅行将自然推向斜坡，最终使人变得好或坏。无论谁从管理世界回来，他都会回来，他一辈子都会是什么样子”（第191页，L2页）

最后，卢梭凭借他作为州长的才华，将把年轻美丽的苏菲介绍给埃米尔的乡村生活。然后，他将思考大自然的奇观，让两个生物更亲近并坠入爱河。两者都有类似的教育，并印有鲁棒简约的农村价值观。

因此，巴黎是一个著名的城市，一个喧嚣、烟雾和泥巴的城市，在那里，女人不再相信荣誉，也不再相信男人相信美德。再见，巴黎：我们寻求爱、幸福、纯真；我们离你永远不够远。”（p.129, L2）

这种包办婚姻是考虑男女平等和女孩教育的机会。如果对卢梭来说：“所有拥有习俗的人都尊重女性。”（p.38, L2），这种方面似乎与现代现实相去甚远。男人和女人是平等的，因为他们是人，但在各自性别的特殊性方面有所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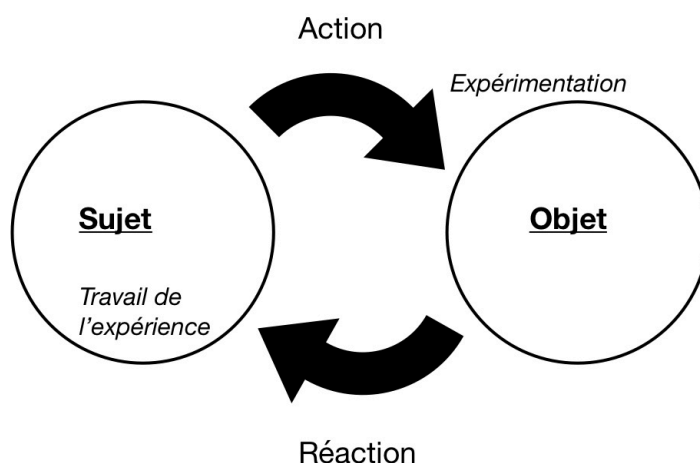
“关于性别偏好或平等的争议的虚荣心：好像两者都根据各自的特定目的地走向自然的尽头，在这方面并不比看起来更像另一个更完美！因为它们有共同点，它们是平等的；因为它们是不同的，它们没有可比性”（第6页，L2页）

在共同的背景下，自然且没有不必要的技巧，对Émile和Sophie这两个角色的教育略有不同，因为Rousseau让Sophie成为一个女人，Émile成为一个男人。今天，这种差异受到一种单一类型倾向的质疑，这种倾向倾向于在学校为男孩或女孩提供相同的戒律，为职业生活做准备，就像在家庭和休闲中一样。如果存在性别差异，每个人都可以在现代性中自由选择特征，或多或少男性化，或多或少女性化，无论其性别如何。

卢梭的后代：孩子的知识和经验

卢梭的后代和他在教育工作者中的现代性已经无法再被证明。在它与自然的关系中，它甚至可能是一个未来主义的问题。我们知道，在人类世的地质时期，新的乌托邦不再是理想化的工业城市（Fourier、Godin等），或遥远和异国情调的岛屿（More），而是“生态学”，即规模缩小并与自然和谐的理想城市。作为20世纪重塑农村的城市和新农村的延伸，这些尽可能靠近自然的互联社区可以吸取卢梭主义的教训，使其成为一种教育模式。让-雅克·卢梭生活中从伟大的城市日内瓦到法国乡村的运动为他的教育项目奠定了基础。这可以适应生态乌托邦社区的新现实，这可能是明天的奢侈。埃米尔会成为佳能吗？

如果Émile在自然界进行实验，我们也可以记住，他活跃的性格允许他在没有技巧或措辞的情况下成长和学习。这是北美哲学家约翰·杜威在体验式学习发展中将记住的。他接受了卢梭的想法，即通过实验对世界采取行动的孩子和通过改造他来对孩子做出反应的世界的双重运动。孩子通过改变世界来改变和成长。他在世界行动中有一个实验，在世界对他的反应中有一个经验工作。这个反馈循环或循环模型是专门针对John Dewey和20世纪思想家（如Célestin Freinet或Jean Oury）的，是基于卢梭主义小说。它假设一个主体自然活跃在其环境中并与之斗争，进行共同转换的循环运动，我们绘制了以下图表：



Expérimentation et expérience

一切都从教育家对孩子的细心观察开始，孩子必须以他的双重特异性看待他：一方面，一个不成熟的人与成年人不同，有自己的认知、情感和情感发展规则；另一方面，一个独特的个性，拥有自己的天才，我们必须适应这一点。这种非常现代的想法将孩子置于学习系统的中心，并根据每个人感知和构想环境的方式对其进行个性化设置。在介绍我们希望他成为什么样的人之前，你必须先了解孩子的身份和他自然发展。

但除了卢梭的时事性外，他的现代性还与他对预示着我们时代的其他伟大思想家的影响有关：首先，尼古拉斯·德·孔多塞，他将在法国大革命的共和国教育系统中落成启蒙运动哲学家的想法和价值观，包括让·雅克·卢梭的思想和价值观；或者埃米尔·迪尔克海姆，他将反思让我们从尼古拉斯·德·孔多塞和卢梭主义的政治应用开始。

孔多塞彻底改变了公共教育

Condorcet: 生活和工作

孔多塞是一位比卢梭鲜为人知的哲学家。他也是十八世纪的法国哲学家，尽管后来：他参加了百科全书，与狄德罗一起写了几篇文章，然后综合了启蒙运动的贡献，并将其转化为政治行动。他最初是一名数学家，后来被征召担任政府职务，然后对政治哲学感兴趣，无法阻止他作为一名开明科学家的生活。与今天不同，知识分子很少，政治变革允许采取有效行动的世纪，它将对法国大革命及其行政遗产，特别是教育管理产生重大影响。

因此，康多塞的记忆经常与法国大革命的周年纪念日一起庆祝：在19世纪末、1889年和1989年二百周年前后，有评论家的文学——弗朗索瓦·米特朗在那里将他的骨灰带到了共和国伟人万神殿。最近，孔多塞的作品在剑桥出版社被翻译成英语，巴黎北部一个新的纪念性现代校园致力于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庆祝这位哲学家的后代。最后，他在法国学院圆顶前的雕像让人想起了政治家和科学家对我们机构的重要性。

孔多塞通常记得他对中小学教育系统的影响，这正是他1791年提交给议会的五本公共教育回忆录的目的，我们将对此进行详细评论。他展示了教育对确保社会自由和平等的重要性，男女教育平等的重要性，无端、世俗主义和朱尔斯·费里一个世纪后将履行的学校义务等。他画的理想大师的肖像今天仍然有效，他画的教学系统在革命后被广泛采用。

Condorcet是公共教育支持者和教育支持者之间辩论的一部分。虽然教育仅限于科学和某些知识，但教育是道德的，并希望指导公民的行为。Condorcet仅限于教育，使家庭和公民摆脱了他们的教育和道德以及他们的宗教：根据他的说法，国家在这件事上必须保持中立。

然而，哲学家和政治家并不局限于一级教育计划。他还想到了一个专业化，即与大学平行的高等教育，它将在革命期间迅速到位，为国家的正常运作提供必要的框架。因此，他是建立理工学院、高等师范学院、国家工艺美术学院、国家东方语言研究所或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煽动者。如果不是所有内容都包含在《公共教育五份回忆录》中，我们会找到每个机构的想法。Condorcet不一定是创建每个教育机构的人，但他当时参加了创意集体。他的报告于1791年提交，正是在共和国第三年，即1794年，创建了几所今天仍然活着的伟大学校。我们为Condorcet发起的这场法国高等教育革命献了一本书（Marty, Amirault, 2020年）。本章基于对这本书的研究。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哲学史上，孔多塞并不是唯一一个提出理想国民教育计划的人。例如，狄德罗练习成功。然而，孔多塞的回忆录在应该实施的内容方面特别准确和详细，他的教育理念是广泛的，今天仍然有效：他具有其他人没有的影响力和后代。

孔多塞还以其对人类思维进步的历史图画素描而闻名：就在他去世前，从流亡时期开始，他以意想不到的乐观态度，设法写了人类进步和科学的历史，从人类最令人沮丧的时期到启蒙运动。他预测了法国大革命所走的道路上的知识社会。但让我们从作品的开始开始，这也是作者的开始：尼古拉斯·德·孔多塞侯爵出生于1743年，父亲是三岁的孤儿，他接受了耶稣会士的教育，很早就展示了达伦伯特让他的数学倾向。他将通过专攻积分微积分，在《百科全书》上写几篇关于分析的文章。他提出了一个政治算术理论，这是社会数学的基础，带有孔多塞关于选举制度的悖论。稍后，他们还将写一本教科书来学习计数：他想将这本教科书注册到他在《公共教育五部回忆录》中绘制的小学课程中。

1769年当选为皇家科学院院士，他与图尔戈特成为朋友，图尔戈特将他召集到路易十六财政部，并于1775年成为货币总监。然后，他对政治哲学感兴趣：妇女权利、奴隶制问题、新闻自由、版权等。他通过制定投票权理论并专注于地籍的测量，将自己作为数学家的技能用于他的政治行动。但正是当法

国大革命爆发时，他找到了一种最有效的行动方式。他于1791年当选为巴黎代表，提出了一项公共教育计划（我们将研究的五份公共教育简报）。后者虽然稍后会接管，但被议会拒绝。然后，孔多塞遇到了麻烦，必须逃跑。他于1794年去世，隐居。这位教育哲学家在标志着他生命终结的飞行期间给我女儿写了一封信，这是每个年轻人为了生活在社会中应该学习什么的典范。

现在，让我们在整个文本中评论我们在本课程中选择的主要工作。

公共教育的必要性和轮廓

关于公共教育的五份简报相对不平等。第一份简报捍卫了公共教育的理念，并提出了国家计划的主线。以下两本回忆录专门讨论儿童和成人的教育。最后，最后两个简报专门讨论专业指导，然后是科学家的指导。这是第一本包含今天仍然有效的想法最多的回忆录。其他人只是详细发展这些想法。

在他的第一篇论文中，孔多塞努力通过反对道德教育来定义公共教育，但也通过展示它对法国大革命正在为之准备的社会来说是多么必要来证明它。本简报旨在为议会建立一个教育机构。它既包含将在回忆录过程中详细说明的一般想法，也包含对将要建立的系统的描述。如果第一共和国（主要建立大学来培训新国家需要的高管）不应用一切：理工学院创建技术官僚机构，高等师范学院更新学者和大学教授的招聘，东方语言学院培训外交官等），我们有儒勒斯·费里将在第三共和国实施的大纲捍卫终身职业培训的想法）。

继卢梭之后，孔多塞将教育视为确保公民平等的一种手段。必须消除知识差距，以避免奴役，奴役总是受益于最弱智者的困惑和黑暗。如果没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就没有事实平等，这与革命法的平等相符——因为知识是一种力量。无知意味着对科学家的依赖。在整个历史上，强者总是从中受益，窃取他们的知识，操纵留在黑暗中的人。Condorcet写道：

教育不平等是暴政的主要根源之一。在几个世纪的无知中，武力暴政与弱光和不确定的暴政结合在一起，但完全集中在少数几个阶级中。牧师、法学家、对商业运营保密的人、医生甚至在少数学校接受培训，不亚于武装战士的世界主人”（第14页）

除了确保所有公民的事实平等外，教育对于社会的发展是必要的。Condorcet想到了21世纪之前的知识经济，并要求在渐进的愿景中不断增加“大量有用的灯光”。由于与知识相关的进步，这样一个社会将使每个人的幸福更加繁荣，其政府将能够更好地适应其环境的变化。简而言之，这将是一家更好的公司。

因此，一个看到灯光越来越多，并蔓延到更多个人的国家，必须希望获得并保持良好的法律，一个明智的政府（第16页）

“公共教育仍然是必要的，以使各国为时间必须带来的变化做好准备。一个国家温度和土壤质量的变化，要么是由一般的自然法则或长期持续的工作的影响引起的；新的文化；艺术中新手段的发现”（第24页）

不再需要证明教育如何通过增加科学来实现我们社会的可塑性和适应性。当我们想到对新冠肺炎的反应和科学家在几个学期内发现疫苗，或者人类世的挑战（污染、全球变暖、物种大规模灭绝等）需要快速改变生产、消费和思维方式时，情况就更是如此。

Condorcet写道：“正是通过连续发现所有秩序的真理，文明国家才摆脱了野蛮”（第20页），我们在这里想到了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人类思维进步的历史图画素描，这正是人类知识的历史，正在成

长。精神和他的作品正在与L'Humanité一起发展。从古代文明的雏形开始，它追溯了整个希腊、修道院、文艺复兴等知识的指数增长，直到启蒙运动。显然，在随着19世纪和当今知识社会的爆发的法国大革命后，这种不断增长的运动仍在继续。我们甚至可以想知道，在一个知识无处不在的社会里，一个人在互联网上的每个广告都可以为维基百科做出贡献，知识的局限性是什么：什么是知识？什么是熟人？与文化的边界是什么？一切都能参与人类思维作品的指数扩张吗？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种普通教育，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公共教育，允许每个人都能参与人类的伟大冒险：正是国家通过学校，给了我们了解和增加知识的手段。

但孔多塞没有问自己知识的界限问题，并呼吁一个“真正有责任促进发现投机真理”的知识社会，这是通过“通过先者的文化培养新一代”来连续将人类物种提升到不同程度的完美的唯一途径”（第20页）

（第22页）

他具体说明：

“如果几代人接受了针对持续目标的教育，如果每个训练他们的人都通过学习培养了他的精神，子孙后代人将更容易接受教育”（第22页）

请记住，如果我们现在可以为此目的自由辩论、投票、告知自己，那是因为我们都是由一个教育系统准备的，该系统为我们提供了相同的语言、获取信息的方法、推理模式、尊重他人等，也就是说，由孔多塞设计并允许我们社会正常运作的教学。我们之所以自由，只是因为我们知道如何阅读和尊重权利，也就是说，为了保持在分配给我们的框架内，我们是平等的，都是法语大师，能够进行对话来选举、选择。这种知识博爱是法国大革命的遗产，是允许国家统一的基础。

Condorcet还呼吁实施“与各种职业有关的指示”。在Abbé Grégoire的帮助下，他将通过国家工艺美术学院机构，在这次武力之旅中取得成功，将他参与的百科全书家的思想带入现实。新机构成立于1794年，旨在保护新兴产业：其技能（学术艺术）和工具（包括标志性织布机）。除了物品和操作知识外，孔多塞还关心工人的健康和​​安全，他是一名卫生学家，正在为19世纪做准备，这将为工作中的健康工作。

“男人分为不同的职业，每个职业都需要特殊知识。这些职业的进步有助于共同的福祉，为那些有品味或能力的人开辟道路对真正的平等是有益的”（第17页）

减少一些人面临的危险。由于这种一般指导，我们仍然可以考虑减少各种职业不健康的优势。保护疾病的方法”（第18页）

一旦证明了公共教育的必要性，孔多塞提出了一个三级教育体系。他在第25页写道：

1/“对所有人都知道什么有好处，无论他们的职业和品味如何”，2/“第二种指导必须以与有助于完善的各种职业相关的研究为对象”，3/“第三种最后，纯粹是科学的，必须训练那些自然旨在通过新发现来完善人类物种的人；从而促进这些发现，加速和繁殖它们

我们可以在这里认识到，自1975年《哈比法案》以来，第一种形式的当代教学一直持续到单一学院结束；然后是20世纪80年代发展并由专业或技术学士学位和大学专业道路批准的职业教育；最后是普通和高等教育，如三级，一条路径

这三个学位对儿童和成人都有效，因为孔多塞培训必须终生考虑，他写道，第26页：

“在离开学校时，不会继续强化他的理智，用他本可以获得的新知识来滋养他本可以获得的新知识，纠正错误或纠正他本可以接受的不完整观念，很快就会看到他早年工作的所有成果消失”和p27“因此，教育塑造人是不够的；它必须保存和

然后，孔多塞非常精确地制定了他的公共教育计划，他将在以下简报中介绍其中的部分内容：

有必要检查，1°教学对象应该是什么，应该停止什么术语；2°每门教学应该使用哪些书籍，以及添加什么其他方法可能是有用的；3°应该是什么教学方法；4°应该选择哪些大师，由谁以及如何选择他们

尽管它很系统，但孔多塞的公共教育计划并不缺乏现实主义，它考虑到了不同类别人口之间的差异，这取决于每个人都可以花在学习上的时间和他们自己天生赋予的能力。

因此，应该给予每个人的知识的总和不仅必须与他能够用于学习的时间相称，而且必须与他的注意力强度、记忆的程度和持续时间、智力的轻松性和准确性相称（第27页）

Condorcet希望将公共职能与特定职业分开。行使政府，制定法律，必须向每个公民开放：这不是在那里明确成立的机构的特权。因此，旧的法律精英受到批评，新学校旨在培养技术官僚主义：例如，这就是理工学院的创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年里，国家行政学院的成立也遵循了获得高级公共服务民主化的同样愿望。今天，我们可以将对“无政府状态”和这所学校改革的批评与Condorcet所写的进行比较：

“当法律的融合、行政工作、判断功能成为那些通过针对每一项研究为他们做准备的人保留的特殊职业时，我们就不能再说有真正的自由了。”或者进一步，在同一页第29页：“最自由的国家是一个最多公共职能可以由那些只接受

因此，我们需要一项允许每个人反思和立法的指示：不要质役地接受法律状态，而是准备评估和纠正它。这是法国大革命期间设想的公民的义务，本质上是民主的。教育，或者更确切地说，公共教育，是一种手段：

“这不是让每一代人都接受关于前者意愿的意见的问题，而是越来越启发他们，这样每个人都越来越值得用自己的理由来管理自己”（第44页）

孔多塞在辩论中站在一边，然后让科学公共教育的支持者与延伸到道德的教育的支持者对立起来。孔多塞的支持者将在革命期间获胜，第一个部门将是公共教育部。今天，国民教育的概念既是科学的，也是道德的，道德占据了次要地位，当时辩论的内容正在减少。

“教育，如果得到充分考虑，不仅限于积极教育，教授事实和计算的真理，而是包含所有政治、道德或宗教观点。现在，只有社会抓住新生的几代人来支配他们，这些观点的自由才会是虚幻的”（第36页）

我们认为民主辩论对于决定不应该通过教育甚至不应该通过宗教自由和世俗主义来确定的观点的重要性：

“教育的目的不再是使既定意见神圣化，相反，要接受后代人的免费审查，总是越来越开明。最后，完整的教育将扩展到宗教观点；因此，公共当局有义务建立与其领土上信奉的旧宗教或新宗教一样多的不同教育”（第37页）

Condorcet对不应委托教育的专业团体和宗教团体持谨慎态度，因为他们往往在教育使命之前优先考虑自己的生殖。因此，国家有责任组织公共教育。他在第39页写道：

“这些机构是僧侣、同父异母的会众、大学、简单的公司，危险是平等的。他们将给予的教导的目的永远不是启蒙运动的进步，而是他们力量的增加；不是教导真理，而是延续对他们野心有用的偏见”和“他进步最危险的敌人，神圣的习惯”。

此外，教学不得包括一劳永逸地建立并由公共当局分配的学说，第42页：“教学的目的不是使在一个国家变得普遍的知识永久化，而是完善和扩展它”。国家在那里确定公共教育的使命，并确保这些目标确实实现，第43页：“因此，与公共当局的法律一样，该义务仅限于确定教学的目的，并确保其得到适当实现”

这触及了孔多塞项目的严格政治层面，这表明，除了教育的道德和良好道德外，还需要一个完整的行政系统才能最好地将人类物种的优秀延续到一代人，并确保其永久进步。

最后，孔多塞结束了关于组织公共教育的必要性和主要路线的第一部分关键章节，并发展了教育中的男女平等。在我们今天看来显而易见的事情，一个世纪前就不明显了，更不用说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了。当我们查看世界各地的教育状况时，这是另一个例外。

对于Condorcet来说，1791年，“女性和男性的教学必须相同”（第46页）和“决不能将它们排除在与科学相关的指导之外，因为它们可以通过观察或撰写书籍来有助于他们的进步”。此外，对于孔多塞和卢梭来说，妇女都必须接受教育，以便能够教育自己的孩子。丈夫和妻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不应在家庭中引入不平等。这最后一个想法今天很明显，但当时是一场革命。Condorcet说，女性享有与男性相同的受教育权。这必须在同一个地方共享，第49页：“教育必须共同提供，不得将妇女排除在教育之外”。在21世纪，虽然年轻女孩的学习成绩比年轻男孩好，但我们还记得孔多塞的项目，他在第52页写道：“同一所学校的两性相遇有利于模仿”

我们通过Condorcet在第53页上画的肖像，看到了Condorce对诚实的男人（或女人.....）的概念，忙于维护他的家庭，他对科学好奇心的健康职业，公共管理：

“人类生活不是一场竞争对手争夺奖品的斗争；而是兄弟们共同进行的旅程，每个人都为了所有人的利益而使用自己的力量，都得到相互仁慈的甜蜜，以及对值得认可或尊重的感觉的享受的回报。”

他远离竞争中的野兽，远离不必要的竞争，他围绕知识活动进行兄弟会。这个诚实的人，这个善良的公民，是一个几乎乌托邦的社会项目的一部分：“通过传播灯光，将腐败减少到可耻的无能为力，你将产生这些公共美德，只有这些美德才能加强和尊重和平自由的永恒统治”

儿童和成人教育

Condorcet在第57页写道，为了让每个孩子成为公民，即潜在的选民、陪审员、市议员或将军，甚至市政官员，有必要：“在每个村庄建立一所由大师经营的公立学校。”。我们知道，法国大革命将通过选择小城市来改变法国的行政格局。因此，构成国家的基本单位将是市政当局，其市政厅和学校由

Condorcet设计。我们制作的19世纪图像标志着教堂与隶属于市政厅的学校之间的这种对立，这是新共和力量的象征。

然后，Condorcet详细介绍了他的计划，具体说明了每个班级的学生人数、教师人数、教师由好学生协助在课堂上教学的课程的教学顺序。学生不会换老师，因此他必须能够教授所有班级。这是一种标志着法国教学演变的方法，并为当代小学机构奠定了基础。

作者继续指出了这些程序。在第一年，我们将学习阅读和写作，教科书中包含适合儿童年龄的知识：通过故事唤醒道德情感（例如，提高对动物痛苦的认识以软化道德），学习关于要发现的物体的课程，介绍编号系统等。Condorcet描述了教师需要的手册，他们呈现了幼儿理解的单词，即使技术性，它们也必须触手可及。然后，他继续完成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的项目：知识变得更加复杂（使用指南针、规则等），道德故事变得尖锐，但不构成要遵循的教条，总是寻求日常生活中的有用性（调查、tois等）。顺便说一句，孔多塞展示了错误在学习中的重要性和好处，我们知道今天人们不断重新发现这一点；他还坚持认为，需要更喜欢理解而不是简单的记忆。

在这项社区研究计划（直到今天重新绘制了法国学校的景观（小学由市长领导）后，孔多塞提议在每个省会建立一个更先进的机构。在拿破仑之后，这将是高中的作用。以下是他在此类机构中构想的一般指示：

“联合教育的目标必须首先是一门非常基本的数学、自然历史和物理学课程，绝对针对这些科学中在共同生活中有用的部分。它将添加政治学原则：我们将发展国家宪法的原则；我们将解释治理国家的法律的主要规定；我们将给出语法和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逻辑的首要原则，一些关于表达思想艺术的指示，以及历史和地理元素。我们将回到道德准则，以进一步深化其原则”（第79页）

这种知识不仅针对科学研究中的个人成就或幸福。培训与事先就业有关，因为有必要寻找1/未来公民将要参加的公共职能中可能有用的一切，或2/所有被证明是行业所必需的一切：商家不得在商品的质量及其帐户上被欺骗，新机器不得欺骗其运营和弹簧因此，化学、算术和力学是它提供的科学研究中首选的途径。

Condorcet说，通过向最贫穷的家庭提供奖学金来维护公民的平等很重要，以便优秀学生能够继续学习。这是共和精英统治的开始，这是一种在21世纪仍然相关的现实或意识形态。孔多塞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写道：

“如果公共当局抛弃了在大革命中表现出细菌的贫困家庭的孩子，它就不会履行维护平等和使用所有天赋的义务”（第87页）

我们不应该只喜欢那些表现出轻松的人，而应该更喜欢那些似乎增加了应用力、快乐性格和他们这个年龄的良好品质的人（第88页）

Condorcet明确指出，轻松是不够的：在这次成功中，我们仍然需要应用和幸福；这些奖学金绝不是可耻的，即使是富裕的家庭也可以要求。

第三级教育仍然担任系主任，显示了孔多塞写作以来知识的发展。然而，他回顾说，这种精致的知识将使公民感到高兴，他们将能够自由地培养它，并向任何形式的好奇心敞开心扉。这是知识分子捍卫的为自己寻找知识：

“科学提供了一种永远重生的兴趣，因为它们总是进步，因为它们的应用无限变化，适合所有环境，适合各种心灵，适合各种性格，以及各种程度的智力和记忆。所有这些都具有既能让头脑更准确、更技巧、养成思维习惯和对真理的品味的优势。正是在科学文化中，在思考它们所呈现的伟大物体时，贤惠的人将很容易学会安慰自己免受不公正”（第94页）

Condorcet需要哪些员工来实施其公共教育计划？谁来管理这个新系统？Condorcet写了关于大师的一章。

为了证明需要硕士的永久职能，孔多塞首先对老师的心理学发表了几句话：

教学的功能以久坐不动和规范的生活为前提；它需要温柔和坚定、耐心和热情、善良和一种尊严；它需要正确和技巧的精神、灵活性和方法。（第97页）

教师的能力只能通过使用来获得，因此必须是占用一生的函数才能不断完善。然而，孔多塞拒绝了建立一个注定要复制和维护其利益的常设机构的想法。我们在这里注意到，如果作者对教师的心理学有一个准确和正确的概念，但他由此产生的后果并不适用于当前的教育系统的组织：教师现在是公务员团体，他们在经验之前由专业学校（自18世纪以来一直是师范学校，这些学校已成为大学内颁发硕士学位的研究所）

对于孔多塞来说，硕士必须能够行使所有类型的职位和公共职能，但从长远来看，他们中没有人必须占据这些职位：他们必须完全致力于教师的职业。Condorcet本着将导致世俗主义教学的革命精神，坚持认为需要将大师与任何教会职能分开。他写道：“特别是在教会职能和教育职能之间，有必要建立绝对的不相容性”。他对宗教非常严厉，至少是他面前的宗教（天主教），谴责了一系列关于沮丧的神论

信仰的指控，这些指控阻碍了对事实的开明和理性理解，只试图操纵那些在无知的黑暗中持有这些信仰的人。

但让我们不要过度做他的这部分工作，这部分工作与1905年关于教会与国家分离的法律以及当前与伊斯兰教有关的问题产生了共鸣，这些问题代表了法国上学儿童的很大一部分：孔多塞的论点在这个政治和道德敏感问题上似乎不合时宜和不合时宜。

让我们简单地说明一下，孔多塞还设想了研究检查员的职能，他将有好运，因为国家教育包括学术教学检查和一般检查，两者都负责整个系统的监督和正常运作。当孔多塞赋予研究检查员监督图书馆、学习办公室和学校健康的职能时，现代检查分为负责验证机构正常运作的学术检查和代表部长编写行政部门指导报告的一般检查。最后，它鼓励创建有学的资本主义，以促进每个部门科学和照明的发展。

Condorcet详细介绍了其系统中不同代理商的许多招聘流程。大师是通过选举选出的，什么可以预示今天的竞争，因为他们的能力和道德美德；检查员来自学术社会，这些社会不需要同样的毅力和教育品质，而是更密集的科学努力。两者都与他所谓的节俭者分离，即确保机构良好经济运作且没有科学家尊严的管家。我们在这里注意到，今天新的公共管理尊重校长的管理素质，他通过这些特定技能高于同龄人教师。时间改变了我们看待这些管理职能的方式。

在描述了儿童教育系统后，Condorcet写了第三本关于男性联合教育的回忆录。这个指示可以滑入每个人在活跃生活中的闲暇时刻。对孔多塞来说，休闲不是懒惰，而是做其他事情的可能性。例如，他写道：

“对于大多数忙于体力工作的人来说，休息日也可以是学习的一天；因为真正有益的休息不在于绝对的空虚，而在于行动的改变。整整一周都在做痛苦工作的人在锻炼大脑时会放松，因为身体的工作会让科学家因长时间的冥想而疲惫不堪”（第135页）

它为所有成年人提供的教育，甚至教学义务，正是当代职业培训，为孔多塞提供了一个巨大的计划：

1°政治知识；2°道德；3°国内和农村经济；4°可以共同使用的科学和艺术部分；5°最后，体育和道德教育。（临124）

请注意，忠实于他对道德教育的态度，他坚持认为道德不是一套要应用的戒律，而是一种反思自己行为并将其与他人行为进行比较的能力。我们发现当代人一起生活。此外，该计划的大部分内容包括有用的知识，无论是专业还是从事政治的公民的生活。

什么教学方法将应用于成人教育？从20世纪初开始，它的安德拉戈吉将被称为什么？

“对于我们希望向科学家和必须使用它的从业者来说，揭露发现的方法不同。后者只需要知道手段和结果，另一个特别想知道这些手段是如何运作的，结果是如何产生的”（第129页）

Condorcet坚持学习学习方法。学习学习已经是他关心的问题之一，即使当时主要是学习阅读和在书中寻找问题的答案。学习阅读好，用另一本书完成一本书，例如一本字典，是Condorcet项目的基础。如果国家教育今天提出了同样的问题，那么随着互联网和与计算机技术相关的新学习方式，背景已经发生了变化。教学资源的概念可以作为两个时代之间的横向性。Condorcet从他专门学习一章的精选书籍的角度来考虑这些资源：学习所需的书籍。他列出了与他的课程的基本教学元素相关的书籍，然后是

历史书籍，最后列出了完成日常阅读的词典、报纸和年鉴。他甚至澄清了公共当局必须资助的作者名单，我们注意到，他拒绝在他眼中并不基本的小说。

对他来说，教育资源也是研究和好奇心公司，您可以通过观察植物和机器来学习。今天，所有博物馆都是这条线的一部分，并与教育机构保持密切关系：教师必须在他们的教育项目中使用它们。让我们不要忘记，革命也是国家工艺美术学院成立的时候，从对机器和自动机操作的好奇心内阁开始，也是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及其关于动植物的国家教义的时代。Condorcet要求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公司，专门从事当地最发达的公司。

最后，与卢梭不同，他在节目和派对上看到了很多学习机会。您必须：

“使用这些手段强烈回忆那些有用的时代，应该固定人民的注意力，从他们身上滋养他们，激发自由、独立、对祖国的奉献的慷慨感觉；最后，在脑海中刻下构成国家道德和自由人政治的这些原则中的少数”（第149页）

除了共和国会喜欢并倾向于取代教会的国定假日外，他鼓励用戏剧表演，甚至创作了一种新的戏剧流派，更有可能以绘画的简单性和召唤的力量来标记心灵。我们远非卢梭对感情事实的不信任。事实上，今天，戏剧和戏剧活动受到教育系统的重视，无论是作为头等舱的演员，还是在批判性思维随着年龄的增长允许时，作为观众和评论员。

Condorcet详细介绍了军事游行、赞美诗、描述不同民族道德和提高判断力的信件、回忆祖国伟大时刻的节日，以及许多学习方式。

这就是他如何完成他的两本关于儿童教育的回忆录，然后是关于成年男子的回忆录。他以另外两本回忆录结束工作，这些回忆录不是根据成长时间（孩子然后是成年人），而是根据知识体系中的位置（专业人士和科学家）来划分。

专业人员和科学家的培训

Condorcet对特定于他们的职业和教育有系统的愿景。它首先根据公共职业（军事科学、治疗和建筑艺术——但不是神学或法理学，国家面临立即可以理解的法律）和私人职业（大量）所针对的共同或特殊利益，将工作领域分为二。国家必须为两者提供教育。在私人职业中，他区分了几种类型的职业，并将其与导致这些职业的培训联系起来。它对公共行业也是如此。他每次都指定了接受这种教育和从事这种职业所需的思维和能力转变。经济学家提前，他在法国学习就业，为了提高效率，他考虑职业培训。他在第170页上明确规定：

一个以好理论准备的人在一年中的锻炼中获得了十多年的日常练习，不可能给他

社会的财富取决于其经济表现，因此也取决于其教育。教育不仅适用于康多塞，而只是休闲（尽管它鼓励绘画和音乐来提高对美的认识）或科学家：它对整个国家的正常运作很有用。然而，我们决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孔多塞认为是一个由科学贵族指导的科学家共和国。他写道：

天才之人，他们更喜欢启迪他们的同胞，而不是治理他们，他们只想以真理的名义指挥，他们觉得受教育的人越多，他们拥有的权力就越多，他们不害怕拥有上级，喜欢被平等的审判；这些人只能非常罕见，那些被提升的人

因此，科学培训完成了这本书，并构成了孔多塞提出的第五篇论文。他在第184页上明确规定：

科学教育。公共教育的最后一部分是为那些被要求通过观察或发现增加真理质量，从远处为子孙后代的幸福做准备的人准备的；仍然有必要培养大师。”

在这里，语言必须特别精确，大师可以选择他们的书籍，并努力展示古代发明的结果以及一些现代科学发现的过程。这要归功于学术社会和项目的成倍增，例如对人类知识的详尽描述。Condorcet将专注于该项目，并扩展了百科全书。

我们再怎么坚持这五本回忆录对法国教育行政部门历史的重要性也不为过。一个世纪后，埃米尔·迪尔克海姆将从内部反思同样的制度，自索邦大学第一位教育科学主席以来，发展教育哲学和社会学。他将在我们将介绍的几本书中进行反思活动。

涂尔干及其对教育系统的反思

为了描述教育现代性的思想家，我们从教育哲学家Jean Jacques Rousseau开始，他写了一部关于虚构学生的小说，从而制定了今天仍然有效的伟大原则。这是因为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尼古拉斯·德·孔多塞的政治行动实现了它们，他创立了共和国教育系统。一个世纪后，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埃米尔·迪尔干思考了这个系统，并从内部反映了它。他是索邦大学教育科学讲座的第一位持有者，并通过培训未来的教师了解法国教育系统的历史和哲学在其中发挥的准宗教作用，为未来的教师为聚合比赛做好准备。涂尔干还反思了其他平行系统，即德国有效的系统和哲学教学。如果Durkheim在自己的课程中引用和评论卢梭——我们将详细说明如何——他也是教育人类学的创始人，这是法国教育科学中一门活生生的学科，我们将从自己的研究中提出一些发展。

教育科学中的涂尔干新闻

埃米尔·涂尔干（1858-1917）在许多方面都是教育科学的热门话题。我们最近纪念了他失踪100周年。例如，通过玛丽-路易丝·马丁内斯在鲁昂勒阿弗尔大学出版社协调的图书项目，在题为：涂尔干去世一百年后的“教育和培训中的价值观思考价值观”合集。我们为这本书项目做出了贡献，这部分课程是我们书中一章的发展。

我们知道，埃米尔·涂尔干是教育科学的创始人，因为1906年，索邦大学授予他一座致力于教育社会学的讲座。如果说教育科学学士学位的制度化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时学生人数激增，人文学科吸收了这一部分增长，那么教育科学（当时用单数书写）大约50年前与涂尔干一起诞生。因此，自从埃米尔·涂尔干参与教育科学的基础以来，已经过去了近115年。该机构在教育科学新闻中永久记住并维护其名称。

文本

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也经常通过他的书《社会学方法的规则》作为社会学的创始人而闻名，他在书中指出，有必要“通过社会解释社会”。这种重言论指的是奥古斯特·孔德在19世纪末引入的一项新的解释性原则，该原则作为现象和因果来源，作为研究对象，为其他人、群体和社会留下了重要地位。

例如，他关于自杀的书用这种观点用失范的概念（即缺乏社会监管）来解释高自杀率。我们将在本课程中使用Durkheim的另外两本好书，一方面是教育和社会学，另一方面是道德教育。我们处于当时所

谓的“道德和政治科学”的核心，人文学科的祖先。涂尔干展示了社会对教育的重要性。他在1922年写道：“教育包括年轻一代有条不紊的社会化”，这是旧留给新人的传统。

埃米尔·涂尔干写了一系列文章，比较了不同国家和时代的教育，包括哲学教育。例如，他在德国学习哲学培训、法国哲学聚合准备的演变、巴黎的大学生活等。一本主要的书是*L'évolution pédagogique en France*，这是一门哲学聚合的准备课程，出版了几次，追溯了法国自起源以来的教育历史。这本书本身就是20世纪90年代社会科学聚合竞赛的研究课题之一。也就是说，它所有的时事性和重要性。如果此文本比上述文章更长，它仍然非常容易访问，并且是对教育史的愉快阅读，因此，如果您除了课程外，还必须选择一本书来阅读，我们建议将此文本作为优先事项。

埃米尔·涂尔干的作品丰富而丰富，其中大部分可以在蒙特利尔魁北克大学社会科学经典的网站上阅读：http://classiques.uqac.ca/classiques/Durkheim_emile/durkheim.html。作为本课程的一部分，我们强烈建议您从此信息来源中提取额外的读数。特别是，您可以通过从参考书目回到原始在线文本来参考我们的报价。

背景

埃米尔·涂尔干与他写作时期的政治产生了共鸣。他来自一个六代拉比家庭，在高等师范学院学习哲学，当时Ferdinand Buisson在Jules Ferry之后，制定了世俗主义法律，该法律将在1905年教会与国家分离后正式确定。

我们正处于思想史上的一个关键时期，我们将称之为哲学的神化，因为纪律远离神学和上帝的思想，甚至反对：它是一种神学。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的Maurice Blondel、巴黎的Émile Durkheim或将担任法兰西学院教授的Henri Bergson等作家从批判的角度来写宗教事实，有时与教会和神学机构相反。他们受到当时政治禁令的标记和支持，并批评物质和理想机构。

显然，鉴于埃米尔·涂尔干的家庭出身，这在他的作品中具有更重要的层面。因此，我们将保留主要作品《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其中以澳大利亚部落的第一批宗教为素材。他以自己的女婿Marcel Mauss的方式，根据人种学故事担任人类学家，Marcel Mauss是民族学的象征人物。

埃米尔·涂尔干像殖民时代一样从事人类学，即通过研究当时所谓的原始民族的异国情调的土地。然而，他写的关于德国甚至法国教育的文章也使用了人种学材料。我们将在本课程中看到这种教育人类学。如果占主导地位的潮流在Émile Durkheim保留了教育的社会学家，我们站在他一边，让他成为教育人类学家的创始人。但在此之前，让我们回到哲学家涂尔干及其对道德教育的立场。

涂尔干和哲学作为教育

在继续涂尔干人类学家或教育社会学家的论文描述他那个时代的制度之前，让我们看看哲学神化世纪的知识分子是如何通过哲学构思教育的。

我们将分两个阶段进行，论文和对立面，我们将证明，自相矛盾的是，根据涂尔干的说法，教育既是道德的，也是不道德的。关于教育人类学的一章可以作为一个综合，我们将看到教育总是相对于道德的，也就是说，它可能可能是不道德的。

公共教育世纪的道德教育

我们知道，埃米尔·涂尔干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写的，而公共教育部则定义了全国的主要教育路线。该部名称的选择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当时教育的支持者和教育的支持者之间发生了辩论。

这场辩论的痕迹可以在哲学家孔多塞的作品中找到。教育的支持者要求进行道德、公民、公民教育，以学习更多知识和对新一代的正确方式：教育——这些是行为原则，也是社会中的生存原则。相比之下，教育的支持者希望在道德问题上保持中立，只给年轻一代科学知识：物理、生物、化学等。Condorcet是教育党的一部分，正是后者在法国大革命后强加于人，成立了公共教育部。是今天被称为硬的科学占了上风。

另一方面，埃米尔·涂尔干站在道德教育一边。我们知道，宗教在那个时代受到严厉批评；教育，特别是哲学，必须取而代之，以确保国家学生的道德教育。埃米尔·涂尔干在1895年写道：

哲学教授必须满足于从所有宗教和教义中确定他们共同的建议，这些建议是普遍同意的主题，使其成为一个非个人化的系统。

基于世界各地不同宗教的材料，从最复杂的多种族一神论到最令人沮丧的，如澳大利亚古代社会，哲学教授必须教育他的班级，以提取尽可能最好的道德原则。他提出了一个思维和驾驶系统，他的学生也必须能够借鉴这些材料。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世俗主义的概念（古希腊语中的*de laios*，“人民”，而不是教会神职人员逐渐被国家思想家取代），这是关于教会和国家分离的辩论中的原创性概念。当我们阅读作者关于世俗主义的当代手册时，仍然存在一种多元化和多样性：Baobérot J., 2017年, *Parlons laïcité en 30 questions*, La documentation française (<https://b-ok.cc/book/2950542/260d6d>) 。

对于涂尔干来说，除了教育学生实现人类的绝对理想外，还需要培训人们适应他们时代的习俗，特别是适应他们的社会群体以及他们必须在那里履行的专业职能。涂尔干的教育既是一般的初始培训，也是道德教育；同时也是旨在使学生适应其职业发展的具体培训。

然而，因此相对化和专业化的教育基于常数：集体意识、对规则权威的尊重以及自我控制所需的纪律。因此，他在1934年的死后作品中写道：

“道德决定、固定、规范了人类的行为，它以个人有一定的有规律生活意愿为前提，对规律有一定的品味。”。

他从教育的一般社会学中滑过，总是与道德、孩子和学生的心理有关，发展了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共和党人所珍视的自由人的想法：“自由不是做所欲为，而是要掌握自己，而是知道如何出于理性行事并履行自己的职责”（也就是说，要有自决和自我监管或自治的道德意识。

因此，涂尔干有两种类型的道德教育：道德教育作为生活调节原则，以及特定于职业的道德教育。然而，我们将看到，Émile Durkheim是Jean-Jacques Rousseau的Émile的细心读者。通过这种解读，他同意了不道德教育。

杜尔干卢梭读者：埃米尔的道德教育学

为了理解卢梭在涂尔干眼中的重要性，我们将基本上依靠他所宣称的路线，其痕迹可以在这里找到：Durkheim E, (1918), “卢梭的教学”。课程计划 » 形而上学和道德杂志, n26, pp. 153-180。巴黎 (http://classiques.uqac.ca/classiques/Durkheim_emile/textes_3/textes_3_7/pedagogie_de_rousseau.pdf)。我们还知道，涂尔干还开设了一门关于卢梭社会契约的课程，但我们不会详细讨论这一解读：就像关于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及其野蛮人的神话一样，这些其他作品构成了涂尔干阅读埃米尔的无形框架。

涂尔干阅读埃米尔语的总体愿景是发现的第一个事实，或现在所谓的体验。Durkheim引用卢梭的话说，“如果你不掌握他周围的一切，你就不会掌握孩子” (Durkheim, 1918年, 第25页)：在学期之前，他表示，每节课都必须从孩子的经验中吸取教训，而不是从过于人为的口头传播中学习。环境是指导您学习的控制媒介。Durkheim从卢梭带回了一个操纵角色，他试图通过事物的力量来引导孩子，通过修改自己这些将指导他的东西。教育的行动是间接的。

根据卢梭的说法，他从课程开始就表示，“你必须以自然为指南”：“事物的教训”至关重要，是通过经验和发现进行自然教育。然后，老师和他的学生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关系，一个为另一个奠定基础，这样学习者就可以在导师的仁慈眼光下为自己发现自己环境的秘密。

这里使用的教育隐喻是神学院，在那里，好主意的种子散落在仍然年轻学生心灵的肥沃土壤上。这些想法将在中年后期萌芽，并引导他成长，直到他开花，自己是种子生产者。导师还通过确保学生笔直、暴露在光线下来帮助学生实现这种个人成长。如果卢梭在他的作品中充分传达了自然和花园的隐喻，那么杜尔干的情况并非如此，他不接受这一文学方面，尽管在那里也有同样的想法。

卢梭想教育他想象中的学生埃米尔，让他为木匠职业做好准备。因此，另一个隐喻是这个把戏，大师塑造学生，就像工匠用他制造的物品一样。正是这种艺术构成了教育学，即指导（在词源意义上）、塑造、让孩子成长的行动。

因此，涂尔干将教育学定义为一种实用理论：“教育学介于艺术和科学之间。它不是艺术，因为它不是一个有组织实践的体系，而是与这些实践相关的思想体系。这是一套理论。它通过这种方式，它更接近科学。只是，虽然科学理论的唯一目的是表达现实，而教学理论的直接目的是指导行为。（...）这是一个实用的理论。（Durkheim, 1934年, 第8页）。因此，观察和行动是相互交织的，但在教育方面是不同的。教育学既是一套知识，也是一套诀窍，也是行动知识。

关于教育学，“实践理论”，Durkheim引用了Rousseau de L'Émile的话：“当他从我手中走出来时，我同意，他不会成为地方法官，也不会成为士兵，也不会成为牧师：他首先是一个男人；一个人必须成为的一切”（Durkheim, 1918年, 第8页）。教师用他的“手”行事，他塑造孩子，帮助他成为每个社会对人类的理想。因此，这是一种不道德的教育，因为它是普遍的，不依赖于这个或那个社会或职业的知识。

现在让我们一堂一堂地讲一堂关于卢梭教育学的课程。在第一课中，涂尔干引用了卢梭的话，坚持教育的一般和普遍性，我们称之为不道德。这是一个不是教育一个人在一个时代实现社会职能的问题（这是Durkheim的项目），而是教育一般和中立的人，比如卢梭想象的社会契约。因此，我们必须概括我们的观点，并在我们的学生身上考虑抽象的人，那个暴露于人类生活所有事故的人。（Rousseau, Émile）。

现在，卢梭主义者按照《人与不平等的起源》中暴露的善良野蛮人的神话，假设人是好的。它的本质是和平的，天生温柔宜人。因此，尽管存在一些弱点，但我们必须让人类进入这种自然倾向。正是这些弱点使他与自然的和谐保持距离。教育家的作用是让人类与环境和谐相处。

要做到这一点，你必须寻找孩子中的孩子，而不是孩子中的男人，你必须学习你的学生：“最聪明的人……总是寻找孩子身上的男人，在成为男人之前不要考虑他是什么……因此，从更好地学习你的学生开始；因为，最肯定的是，你不认识他们。（Émile.）”。埃米尔·涂尔干指出，让·雅克·卢梭的教学法是一种心理学教育学，几乎是科学的：在试图教他的一些东西之前，你必须先了解你的学生。这种教育学的愿景非常现代，将成为当代教育科学所有发展的创始人。

在第二课中，p. 14，涂尔干引用了卢梭的话，让学生感受到人类肩上的必要性的重量：

“无论他（孩子）是否很早就感受到大自然强加给人类的枷锁，沉重的必然性枷锁，在这种枷锁下，一切都必须是有限的弯曲的；愿他在事物中看到这种必要性，永远不要在人类的心血来潮中看到这种必要性；愿支撑他的刹车是力量，而不是权威。”。

为了教他与自然和谐相处，孩子还必须了解自然的约束及其要求，体验它们并自己发现它们。

这种对自然的约束导致卢梭表明，痛苦是学习的必要条件。疼痛是自然和重要的，它允许以消极和矫正教育的形式硬化。正是Emile的错误将自费教他如何让他与自然和谐相处。涂尔干随后引用了卢梭的话：

观察自然，并遵循它为你追踪的道路。她不断锻炼孩子；她通过各种考验来强化他们的气质；她很早就教他们什么是疼痛和痛苦……几乎所有的第一年龄都是疾病和危险。”

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Durkheim和卢梭共同的自由定义：他是自由的，他不是他想要的，而是他能做什么。自由是所在地，约束和行动权力有限。因此，有必要教育孩子，以便他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并能够根据自己的自然倾向，在自然和约束中自由行动。然而，涂尔干在对自由的定义中摆脱了卢梭，为卢梭带来了一条规则的想法，即一个人为自己设定了规则，并且能够坚持下去，将自己从欲望和自然倾向中解放出来。

根据Jean Jacques Rousseau的说法，回忆一下，Émile必须成为一名木匠，他必须学到很少的东西，用很少的话，但他在自然界中发现的知识将是坚实的，这将是他自己的。因此，我们必须以教育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为目标，而不是通过理性来教育，因为这将假设理性先于教育。那就是把手推车放在牛之前。Émile Durkheim引用Jean-Jacques Rousseau的Émile：

良好教育的杰作是成为一个通情达理的人，并声称自己是出于理性抚养孩子！它从最后开始，它想制作工作的工具。如果孩子们听对了，他们就不需要长大了。”

我们还知道仪式和实践对涂尔干的重要性，这些仪式和实践塑造了心灵（因此也塑造了由此产生的信仰）；在教育中，行动先于理性（参见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在关于L'Émile de Rousseau的第三课中，Durkheim继续写道，孩子必须接受事物的教育：只有事物的力量才能让他了解自己的极限、约束以及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你不需要教学课，不需要意见，不需要

知识，只需要自然界的经验和奇观：“不要给你的学生上任何形式的口头课，他应该只接受经验。我们必须保护孩子免受太多肤浅的知识和意见偏见的影响：我们必须“保证人类观点震惊的新兴灌木。这就是卢梭所谓的“消极教育”的特点，即对学生没有不必要的限制，他免受多余的教育。只有大自然的必要约束才会压在他的肩上。文明的超级联邦院不会把它弄得乱七八糟。

这也是一种没有道德、不道德的教育：它必须没有传统上制裁良好道德差距的惩罚，即不道德。是教育的本质，错误会惩罚自己的后果，没有主人的干预，主人在那里只是为了控制经验，这样就不会悲剧或创伤：

“儿童永远不应该受到惩罚，但这必须始终作为他们邪恶行为的自然后遗症发生在他们身上。”

因此，主人并没有缺席，也没有完全离开他的位置去大自然：他在那里操纵事情，而学生看不到他。老师对环境有作用，这就是他与学生关系的特点：

他（学生）是否总是相信他是老师，而是你。没有比保持自由外表的人那样完美的征服了；因此意志本身被迷住了。这个一无所知、无能为力、一无所知的可怜孩子，难道不听从你的摆布吗？你不拥有他周围与他有关的一切吗？你不是想怎么分配就怎么分配的大师吗？...毫无疑问，他只能做他想做的事，但他必须只想要你想让他做的事情；他不能采取你没有计划的步骤；他不能张开嘴，说你不知道他要说什么。（Rousseau, *Émile*, 由Émile Durkheim引用）。

为了控制这种环境，卢梭倡导村庄，即一切自然的乡村。他逃离了这座城市及其人工表演，因为它是一个放荡和恶习的地方（参见他在关于日内瓦剧院的启蒙运动争议中的立场）。卢梭想象中的孩子必

须像善良的无辜野蛮人一样在自然和受保护的环境中长大，纯洁善良。另一方面，涂尔干在环境要求及其自然特征方面不会那么激进。他不在城市或农村发音，也不在节目的使用上发音。这就是涂尔干和卢梭的区别，超越了道德问题。

涂尔干和教育人类学

我们知道，Durkheim过着适应他那个时代的正直生活，我们可以说是道德的。与此同时，卢梭被指控在写一本关于教育的书时把孩子送到教堂。卢梭希望教育一般、不道德和远离任何特定习俗的人。涂尔干采纳了卢梭的许多想法，但道德将它们区分开来。涂尔干适应了他那个时代的风流，卢梭是不道德的，对它漠不关心。

然而，涂尔干知道道德和道德的相对性质，因此他研究了依赖它们的具体道德和教育机构，就好像位于一个时代和一个地方。正是在这一点上，涂尔干作为一名教育人类学家，他摆脱了卢梭的一般和抽象哲学，沉浸在属于人类的这个或那个种族群体的教育特殊性中。

我们将分两个阶段将涂尔干介绍为教育人类学家：首先质疑他工作中的制度概念，然后将其置于当前教育组织工作的基础之上。

教育机构还是组织？

Émile Durkheim是机构专家。宗教、家庭、国家等都是塑造社会的一般机构。它们很少有意识地建立，就像让-雅克·卢梭认为的社会契约一样；相反，它们自发地从社会中脱颖而出——在现代语言

中，它们自我生态组织的。正是男女之间的日常互动揭示了这种被称为“机构”的自发秩序。因此，涂尔干机构没有自觉建立。

然而，根据涂尔干的说法，该机构正在建立：正是通过它，这个或那个社会代理人的地位、地点和级别才会出现。机构建立、决定甚至统计。它根据传统和习惯的重量来制定秩序，社会的每个成员都必须对此采取立场。这是一个组织社会的矩阵。

在这里，我们找到了埃米尔·涂尔干关于社会工作分工的第一篇论文的基本思想。在这本书中，他区分了两种类型的社会：机械团结的社会和有机团结的社会。机械团结的原始社会没有区分和规范社会的机构，它之所以成立，是因为它们彼此相似，模仿和生活在一起，没有太多的分离。现代社会，有机团结，作为一个活的有机体发挥作用，器官以互补的方式一起工作。差异化和监管秩序允许每个人根据他们所属的社会机构，与他人互补。机构都是允许社会团结的机构。

从广义上讲，教育可以被视为组织社会的机构。它区分和准备了这个或那个行业的人，面包师是对律师的补充，每个人都在整体秩序中占有一席之地，并且都通过交换服务和商品一起工作。因此，教育正在建立——因此，教师是研究所的人。然而，它没有建立，因为它自发地出现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人决定在任何特定时间从零开始创建教育机构。涂尔干的教育可以被视为（有机团结）的建立机构，而不是（有意识地）建立。

然而，涂尔干研究的每个特定教育手段（为法国哲学的聚合做准备，在德国的哲学教学等）都不能被称为刚刚说明的涂尔干意义上的机构。当教育科学的现代机构分析将这些机构视为教育机构时，我们更喜欢教育组织一词（涂尔干不使用）。

我们将看到，组织一词在英语世界和法国的管理科学中更常用。他可以指定一所小学、一所大学、一所校长、一个教育部等。人们会记住，它来自古希腊的*ergein*，即工作或生产活动。像德国哲学教学等教育组织涂尔干一样学习就是学习教育工作，男性和女性在社会上组织起来制作教育行为。

涂尔干最具象征意义的教育组织书是《巴黎大学生活》。它是为外国学生写的，包括来自美国的学生，他们来到当时一个拥有丰富学术历史的殖民国家的首都接受培训。涂尔干描述了这些学生可以选择培训的不同教育组织。他引导他们了解当时的教育全景。

因此，这本书是对*L'évolution pédagogique en France*的补充，这是一本历史书。这不是要追溯到大学甚至教育的根源，而是要呈现目前广阔的地区（20世纪初）以及现有的不同学校、学院和研究所。这本书在许多方面仍然具有相关性，对几个机构的教学项目（机构针对的教学理念）、课程（教学课程和他们为实现这一教学理念而提议的课程）和礼仪（建筑和物质结构）仍然有有效的描述：东方语言、高等师范学校、拉索邦文学学院等。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指南，允许我们沉浸在当时的学术巴黎中，它仍然活着，一个世纪后我们继承了它。

涂尔干在这本书中描述的教育组织的一个例子是巴黎大学，他认为，与任何大学一样，他将巴黎大学定义为“投机生活的家园”。这个定义可能在12世纪成立时，在Durkheim写作时可能仍然顽强，这个定义是否仍然相关？

法国大革命期间建立的共和国大学校（Éns、Cnam、X等）已经有一个专业目标，使他们远离了中世纪哲学和神学学院的猜测（法律和医学院旨在成为专业的）。20世纪，特别是下半叶，是大规模和专业化的大学。这是关于让尽可能多的人为一种职业做好准备，这些课程之间的差异很大，这些课程的卓

越性不是以学习时间来衡量，而是以专业和个人用途的选择来衡量。在涂尔干将大学定义为“投机性生活的家园”中，还有什么地方？它曾经完全有效吗？这更像是针对一类学生的大学的观点和使用吗？他们从中世纪开始，通过权力教育组织的工具，培训神职人员？

在有数百年历史的机构和当代教育组织之间，该大学问Durkheim，这是其在人类学方面的研究课题之一。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涂尔干研究教育组织方法的现代性。

迈向教育组织的人类学

最后一部分是一篇文章，展示了涂尔干作品的现代性及其对当代教育人类学的多重影响，特别是在法国。本部分还开发了上述研究书的摘录，阅读了本章，允许您以浓缩形式修改这些想法，并在涂尔干文本中引用更多支持性引文。

正如我们之前所说，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教育“组织”一词更受欢迎。美国斯坦福大学教育科学系就是这种情况，该系使用组织分析来描述工作世界的现实，特别是教育工作的现实。英国期刊《民族志与教育》在牛津举行了年度会议，也表彰了组织方法。

在法国，巴黎大学8名学者Alain Coulon使用民族学，或Émile Durkheim在基于实地观察的著作中使用的民族志来描述学生职业。民族方法包括以文学方式详细描述特定群体中所有社会行为者的用途、传统、习惯、感觉、思想和情感。例如，它显示了教育文凭通过仪式等仪式。成年仪式使通过测试从一种身份转移到另一种身份成为可能，它正在同一种族的两个社会群体之间交叉。它是民族志古典研究的对象。

在法国，曾在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大学、现任鲁昂大学名誉教授的Marie-Louise Martinez为Émile Durkheim和教育人类学的研究做出了贡献。她导演了两期教育科学期刊的特刊，主题是教育人类学更新人种学概念（见参考书目），目前是埃米尔·涂尔干书的协调员。

Marie-Louise Martinez关注学校的替罪羊和暴力现象。这可以在涂尔干惩罚的家谱中找到回声。这既是一个搁置一边、分离、必须谴责的东西和反例的问题。

因此，惩罚的主要形式一直是将罪犯放在食指上，与他保持距离，在他周围制造空虚，将他与诚实的人分开。（Durkheim, 1934年，第123页）。

教育民族学家在这里关注一种可能发生在课堂和机构中的现象，这种现象非常常见，有助于调节社会群体。这种惩罚现象被涂尔干研究为人类学事实，是在20世纪下半叶René Girard或Michel Foucault之后的Marie-Louise Martinez发现的。

埃米尔·涂尔干的教育人类学最终成为我们自己在教育组织人类学方面工作的基础。正是依靠相同的人种学方法（观察参与者），通过从教育机构或组织（大学、工程学院、国家远程学习中心等）学习相同的科目，我们建立了我们的研究计划。

例如，2019年发表在《教育与社会化》杂志上的文章《伟大大师的工厂：在大学或高中学习》（可在此处访问：<https://doi.org/10.4000/edso.5562>）基于两种类型的组织（高中和大学）的学习实践和一年教学，以得出人种学描述，比较他们在通过对法国这两种典型机构的比较，在培训路径的个性化面前，可以尝试围绕领土合作规划其可能的协调。

涂尔干教育组织人类学的第二个例子是大学董事会为期一年的民族志，可以确定一个概念模型：“联合专业化”（文章可在此处查阅：<https://halshs.archives-ouvertes.fr/halshs-02472171/document>）。这种联合专业化是对两个行业的耦合学习，这两个行业在相互作用中一起发现和实验各自的实践。在这种情况下，是当选董事会成员的教师在与工程和行政机构代表的互动中学习了这种特殊的专业精神。每个人全年都在发现话题，以及与对方建立的论点，并生活在建制派的节奏和紧张关系中。

然而，这种方法从参与者观察发展到观察者参与，其描述更多的是逐渐适应新领域的反身专业人士。像涂尔干一样，我们依靠历史来定位在巴黎大学数百年演变中研究的大学。因此，民族志描述由历史评论补充。

我们看到，涂尔干是教育组织人类学、教育人类学甚至人类学的起源。作为结论性的扩展，请记住，Durkheim的女婿正是Marcel Mauss，他以《民族志手册》和魔法分析而闻名。两位作者是法国人类学的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文学系的发展和规模越来越大，人类学获得了新的后殖民受众和机构位置，结构主义者Claude Lévi-Strauss写道：

“民族学、人种学和人类学不是同一研究的三个不同的学科或三个不同的概念。事实上，这些是同一研究的三个阶段或三个时刻”（Lévi-Strauss, 1958年，第388页）。

我们采用这一愿景来表明，涂尔干的工作从特定组织（设备、学校等）的民族志开始，继续从专业（教师、行政人员等）的民族学开始，最后导致教育部门人类学最广泛和最普遍的愿景。这些是同一研究视角的三个阶段或三个时刻。

我们顺便注意到，教育领域的现代组织领域使我们远离殖民异国情调，殖民异国情调植根于好野蛮人的神话和卢梭时代的想象力。现代实地考察不再是前往热门国家的旅行，而是董事会的入门说明，或者更常见的是由同一研究人员在工作簿上精心记录的谨慎教师的反思。

Durkheim对现代人类学的最后影响贯穿于人类分析的整体特征：“他与历史和社会学一起，为儿童心理学和社会或集体心理学赋予了一大位置”（Filloux, 1994年, 第52页）。正如Claude Lévi Strauss所描述的那样，Marcel Mauss将通过“完全社会事实”来采用这种方法：“完全事实的概念与一方面将社会和个人联系起来的双重关注 (...) 直接相关；另一方面是身体（或生理）和心理”（Lévi-Strauss, 1968年, 第23页）。

观察者以其心态，自己也是观察的一个组成部分。根据标准化方法，涂尔干给出了他观察社会现实的点的坐标。因此，科学家必须在观察条件下以观察者的身份呈现自己的状况，以更好地了解被观察者，一个被集体捕获的个人，以及他的通灵或内在的社会。这就是埃米尔·涂尔干在描述德国哲学教学系统时所做的：他不断通过唤起他的法国观点来定位它——从而预测比较教育的认识论规则。他是一位有定位的观察者，提出了他分析的局限性。他对“做事、感觉和行为的方式”感兴趣，并超越纯粹的社交，通过其影响、情感和认知进入心灵。

人类或人类学的整体最终经历了我们在描述他所修课程时提到的细节感。今天，像P这样的教育民族学家。Erny在他的一本主要著作中强调了涂尔干对教育学的定义，然后写道，民族学“主要优点是吸引人们对许多非正规、制度化程度低下方面的兴趣，观察者并不总是关注这些方面”，即薄弱的教育信号。

Bibliographie

Rousseau

Oeuvres de Rousseau

Émile ou de l'éducation, 1762

Texte complet en ligne dont sont extraites les citations du cours :

http://classiques.uqac.ca/classiques/Rousseau_jj/emile/emile.html

Autres œuvres dont s'inspire le cours :

Le contrat social, 1762

http://classiques.uqac.ca/classiques/Rousseau_jj/contrat_social/contrat_social.html

Discours sur les sciences et les arts, 1750

http://classiques.uqac.ca/classiques/Rousseau_jj/discours_sciences_arts/discours_sc_arts.html

Discours sur l'origine et les fondements de l'inégalité parmi les hommes (1754)

http://classiques.uqac.ca/classiques/Rousseau_jj/discours_origine_inegalite/origine_inegalite.html

Commentaires

Billouet, P. (2003). « Rousseau peut-il comprendre Émile ? » *Le Télémaque*, 23(1), 133-148. <https://doi.org/10.3917/tele.023.0133>

Château J., *Rousseau : sa philosophie de l'éducation*, Vrin. Un des grands commentaires philosophique.

Worms, F. (2001) *Émile ou De l'éducation, livre IV*, Paris, Ellipses, 2001, p. 32. Ce livre est issu d'un cours, donné à l'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pour l'agrégation de philosophie.

Cours filmés et podcas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Yu3Ro1AI88>

Introduction à la philosophie à l'hôpital : notions et textes - Autour de Rousseau 8 mars 2016

Conférences Frederic Worms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oauyMhAxw>

Yale Courses, 6. Rousseau on State of Nature and Education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A823Q1q2Kw>

Rousseau et l'éducation 25 min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bN3V5iUu6g>

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 ou le rêve des origines – Une vie, une œuvre [1997]

Autres œuvres citées

Alain (1932) *Propos sur l'éducation*, Paris : PUF, http://classiques.uqac.ca/classiques/Alain/propos_sur_education/propos_sur_education.html

Ariès, P. (2014) *L'enfant et la vie familiale sous l'Ancien Régime*. Point Histoire

Balzac, H., (2006) *Illusions perdues*, Livre de poche

Boutinet, JP., (2010), *Grammaires des conduites à projet*, Puf

Diderot, D., (1706), *Le paradoxe sur le comédien* Gallimard Flammarion

Fénélon, (1995) *Les aventures de Télémaque* Folio Poche

Locke, J., (1963) *Quelques pensées sur l'éducation*, Paris : Vrin

Moretti F., (2019) *Le roman de formation*, Paris : éditions du CNRS

Reboul, O., (1992) *Les valeurs de l'éducation*, Puf

Schwartz, Y., (2000), *Le paradigme ergologique. Un métier de philosophe*. Octarès éditions

Stendhal, (2020), *Le rouge et le noir*, Le livre de poche

Wallenhorst, N., (2017), *Éduquer en anthropocène*, Éditions le bord de l'eau

Condorcet

Condorcet, 1791, *Cinq mémoires sur l'instruction publique*. Édition Kindle Bibebook à partir de BNF Wikisources. Les citations du texte sont issues de cette édition.

Le livre que nous avons consacré à l'action historique du philosophe Condorcet est :

Marty, O., Amirault, R., 2020, *Condorcet and the Revolution of French higher education*, Springer. Key thinkers in education. <https://link.springer.com/book/10.1007/978-3-030-43566-0>

Cette bibliographie est issue de notre livre sur Condorcet, nous avons extrait les ouvrages qui éclairent ce cours :

- Badinter E., 1988, *Condorcet : un intellectuel en politique*, Fayard Paris.
- Baker, Keith Michael, 1975, *Condorcet: from Natural Philosophy to Social Mathematics*, Chicago,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 trad. fr. Condorcet : raison et politique, Paris, Hermann, 1988.
- Beaurepaire, 2004, *L'Europe des lumières*, Que sais-je ? PUF, Paris
- Belhoste, B., 2011. *Paris savant. Parcours et rencontres au temps des lumières*. 309p. Armand Colin. Paris.
- Belhoste B., 2009, « La préparation aux grandes écoles scientifiques au XIXe siècle : établissements publics et institutions privées », *Histoire de l'éducation*
- Belhoste B, 1992. « La Révolution et l'éducation. Dernier bilan ». In: *Histoire de l'éducation*, n° 53, 1992. pp. 41-51.
- Bouglé C., *L'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d'où elle vient – où elle va*, Librairie Hachette, Paris
- Bourdieu, P., 1996, *The State Nobility: Elite Schools in the Field of Power*, Polity Press
- Buisson, Ferdinand, 1929, *Condorcet*, BNF Gallica
- Cahen L., 1904, « Condorcet e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 In: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tome 7 N°1, 1905. pp. 52-62;
- Callot JP, 1975, *Histoire de l'école Polytechnique. Ses légendes, sa tradition, sa gloire*, Stock, Paris
- Carlyle, 2006, *The French Revolution : a history*, Elibron Classic series

- Cassirer Ernst, 1966, *La philosophie des lumières*, Fayard, Paris
- Chapelain le C., 2010, « L'instruction publique de Condorcet. Progrès économique et réflexions sur la notion de capital humain », *Revue économique* 2010/2 (Vol. 61), p. 281-298. - Cheslay, 2006 [1884], *La convention nationale, son œuvre : 1792-1795*, BNF Gallica
- Chouillet AM (dir.), 1997, *Condorcet, homme des Lumières et de la Révolution*, Fontenay aux Roses, ENS éditions Fontenay / Saint-Cloud
- Collectif : Convention nationale. Comité d'instruction publique, 1792-1793. *Procès-verbaux du Comité d'instruction publique de la Convention nationale* / publ. et annotés par M. J. Guillaume. 1891-1958., Gallica, BNF
- Conservatoire des arts et métiers, 2017, *Recueil des lois, décrets, ordonnances, arrêtés, décisions et rapports relatifs à l'origine, à l'institution, à l'organisation et à la direction du conservatoire national des arts et métiers, et à la création des cours publics de cet établissement*, Forgotten Books, England
- Condorcet, 2014, *Œuvres*, LCI-Ebooks
- Condorcet, 2012 [1802], *Outlines of an historical view of the progress of the human mind*, Forgotten Books, Baltimore
- Condorcet, [1784], *Eloge de M. D'Alembert lu à l'Académie des sciences de Paris*, Kessinger Publishing, USA
- Corinne D., 2013, « L'éducation morale dans les projets de loi sur l'instruction publique pendant la Révolution : un miroir des antinomies des Lumières »,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 Diderot, Denis, 1751, *Encyclopédie ou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s sciences, des arts et des métiers*, BNF, Gallica
- Dumazedier J. (dir), 1994, *La leçon de Condorcet, Une conception oubliée de l'instruction pour tous nécessaire à une république*, L'Harmattan, Paris
- Eliard M., 1993, « Sociologie et éducation. De Condorcet à Durkheim ». In: *Revue française de pédagogie*, volume 104, 1993. pp. 55-60
- Faccarello, 1993, « Du Conservatoire à l'École normale. Quelques notes sur A.T. Vandermonde (1735-1796), in *Cahiers d'histoire du CNAM n°2*, Paris

- Geoffroy Saint-Hilaire, 1849, *Lakanal, sa vie et ses travaux à la Convention et au Conseil des Cinq-Cents*, Gallica BNF
- Guillon, Édouard, 1901, *Lakanal et l'Instruction publique sous la Convention*, Gallica BNF
- Gursdorf G., 1964, *L'université en question*, Payot, Etudes et document, Paris
- Kintzler, C., 1987, *Condorcet, l'instruction publique et la naissance du citoyen*, Paris, Folio Essais
- Le Gendre, Paul, 1886, *Les hommes de la révolution. Lakanal*, Gallica BNF
- Lemaître D., 2009, « Le curriculum des grandes écoles en France : un modèle d'analyse inspiré de Basil Bernstein », *Revue française de pédagogie*
- Lukes, 2012, *Condorcet political writ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ssot, 2012, *Condorcet, fondateur des systèmes scolaires modernes*, Québec.
- Nique C. Dumazedier J. (dir.), 1996, « La Leçon de Condorcet (Une conception oubliée de l'instruction pour tous nécessaire à une république) ». In: *Revue française de pédagogie*, volume 115, 1996. Les collèges. pp. 126-129;
- Renaut A, 1995, *Les revolutions de l'université : essai sur la modernisation de la culture*, Calman-Lévy, Liberté de l'esprit, Paris.
- Todorov, 2006, *L'esprit des lumières*, Robert Laffon, Paris.
- Veblen T., 2009,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Oxford World's Classics
- Williams, 2004, *Condorcet and modern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right S., 1994, *Anthropology of organizations*, Routledge, New York

Durkheim

L'œuvre d'Émile Durkheim est riche et foisonnante, on peut en lire une grande partie sur le site des classiques de sciences sociales de l'université du Québec à Montréal : http://classiques.uqac.ca/classiques/Durkheim_emile/durkheim.html.

- Anderson-Levitt, K. (2006). « Les divers courants en anthropologie de l'éducation ». *Education et sociétés*, no 17,(1), 7-27
- Baubérot J., 2017, *Parlons laïcité en 30 questions*, La documentation française (<https://b-ok.cc/book/2950542/260d6d>).
- Durkheim E., (1887), « La philosophie dans les universités allemandes » dans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l'Enseignement*, Paris
- Durkheim E, (1895), « L'enseignement de la philosophie et l'agrégation de philosophie » *Revue philosophique*, n39, pp121-147. Paris
- Durkheim É, (1976) [1900]. « Rôle des Universités dans l'éducation sociale du pays ». In: *Revue française de sociologie*, 1976, 17-2.
- Durkheim, E., (1934) [1903], *L'éducation morale*, Paris : librairie Félix Alcan
- Durkheim É, (1938) [1904], *L'évolution pédagogique en France*, Paris
- Durkheim É, (1904), « L'élite intellectuelle et la démocratie », *Revue Bleue*, 5ème série, t.1, pp705-706
- Durkheim E, (1918), *La vie universitaire à Paris*, Armand Colin Paris
- Durkheim E, (1918), « 'La pédagogie' de Rousseau. Plans de leçons » *Revue de métaphysique et de morale*, n26, pp. 153-180. Paris
- Durkheim E., (1922), *Éducation et sociologie*, Paris
- Filloux, J.C., (1994), *Durkheim et l'éducation*, Paris : PUF, Pédagogues et pédagogies
- Keck, F., Plouviez, M., (2008). *Le vocabulaire d'Émile Durkheim*, Ellipses, Paris
- Legrand J.L (2003). « Place de l'anthropologie dans les Sciences de l'Education en France ». In: Spirale. *Revue de recherches en éducation*, n°31, 2003. « Anthropologie de l'éducation et de la formation », sous la direction de Francis Danvers et Régis Malet. pp. 5-17
- Levi-Strauss C.,(1958), *Anthropologie structurale*. Paris : Plon
- Martinez-Verdier M.L. (2004), « Approches(s) anthropologique(s) en éducation et en formation, enjeux et défis », *Tréma* [En ligne], 23 | 2004

Martinez-Verdier M.L. (2005), « Approche(s) anthropologique(s) des savoirs et des disciplines », *Tréma* [En ligne], 24 | 2005

Marty O., Amirault R. (2020), *Condorcet. The Revolution of French higher education*. Springer Briefs, Key thinkers in Education, UK.

Marty O, (2019), *Enseignements à distance. Anthropologies d'une organisation éducative*, Peter Lang. Suisse

Marty O., Wittorski R., 2019, « Ethnographie d'un conseil d'administration universitaire : un cas de professionnalisation conjointe ». *Savoirs :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recherches en éducation et formation des adultes*, L'Harmattan, 2019, N° 51 (3), pp.97-112., (<https://halshs.archives-ouvertes.fr/halshs-02472171/document>)

Marty O., 2019, La fabrique des grands maîtres : apprendre à l'université ou en grande école. *Education et socialisation - Les cahiers du CERFE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la Méditerranée, 2019, <10.4000/edso.5562>

Mosconi N. (1994). « Durkheim, sociologue de l'éducation ». Journées d'étude. 15-16 octobre 1992. In: *Revue française de pédagogie*, volume 109, 1994. pp. 149-151